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第五卷】 主编·吕晴飞

此系真跡台案蒼蔚以爲伊人
陽冬通光賸得之持以相示爲題

數語已忘七月即上旅人十標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藏

主編·呂晴飛

第五卷 歐陽修（上）



中國婦女出版社

目 录

第五卷 欧阳修散文鉴赏（上）

欧阳修简介	(1)
秋声赋	(4)
述梦赋	(8)
杂说三首（选二）	(12)
本论	(16)
朋党论	(23)
纵囚论	(28)
原弊	(33)
贾谊不至公卿论	(41)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	(46)
石曼卿墓表	(55)
胡先生墓表	(60)
泂冈阡表	(65)
张子野墓志铭	(71)
黄梦升墓志铭	(77)
尹师鲁墓志铭	(83)
论《尹师鲁墓志》	(89)
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	(97)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103)

目 录

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109)
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	(114)
夷陵县至喜堂记·····	(118)
画舫斋记·····	(122)
王彦章画像记·····	(128)
吉州学记·····	(133)
丰乐亭记·····	(138)
醉翁亭记·····	(145)
菱溪石记·····	(149)
有美堂记·····	(152)
相州昼锦堂记·····	(157)
岷山亭记·····	(163)
李秀才东园亭记·····	(167)
樊侯庙灾记·····	(172)
伐树记·····	(176)
戕竹记·····	(180)
养鱼记·····	(184)
偃虹堤记·····	(187)
洛阳牡丹记(风俗记第三)·····	(192)
六一居士传·····	(198)
桑怿传·····	(203)
《释秘演诗集》序·····	(211)
《释惟俨文集》序·····	(215)
《集古录》目序·····	(220)

欧阳修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庐陵（今江西省吉安）人。《宋史》卷三百十九有传。欧阳修四岁丧父。生活清寒，买不起纸笔，母亲就用荻草教他在沙地上学字。十岁时，到当地有藏书的人家借书来读，过目成诵。有一次，在李家偶然发现一部破旧的《韩愈文集》，视为珍宝，求得此书，补缀诵读，保留终生，这对他后来的写作和领导宋代诗文革新运动，都有很大影响（参看《记旧本韩文后》）。

欧阳修不喜欢“险怪奇涩”的所谓“时文”（骈体文），但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还是深入钻研了“时文”。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欧阳修二十四岁，由于他“时文”作得好，考中了进士，连考三场，都得了第一名。人们以为他可以成为著名的“骈文”大家，但是，科举考试一过关，他就抛弃了这种讨厌的“时文”，不再写它，进而坚定地反对“时文”了。后来，当欧阳修任知贡举（主考官）时，就利用职权，禁写“时文”，打击了当时浮靡空泛的文风，大大地推进了“古文运动”的发展。这当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抗拒。有一次，乘欧阳修早晨上朝的时候，一群落选的读书人将他包围在街头，任意指责辱骂，甚至有人给他写了一篇“祭文”送到他家里。这说明当时的斗争是很尖锐的。

欧阳修中进士的第二年，授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留守推官（地方行政长官的助手），做了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僚。洛阳三年，他结识了同在洛阳的著名诗人梅尧臣和古文家尹师鲁，三人志同道合，共同推进了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中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都是十分尖锐的。以范仲淹为首的开明派受到了以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的打击，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被贬，欧阳修出于义愤，写了《与高司谏书》，刺痛了这班保守派的官僚，因而被贬为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县）令。之后，保守派诬蔑他们是“朋党”，他又理直气壮地写了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文《朋党论》以回击。他为人正直，敢于诤谏，一直站在范仲淹革新派的一边。但是，他晚年做了高官，官至枢密副使（主管全国军事的副长官）、参知政事（副宰相），由于地位的改变，政治态度也逐渐趋于保守，当王安石变法时，他竟站到保守派一边，反对变法了。

欧阳修是北宋中叶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是当时文坛上公认的伟人。其主张是与韩愈一脉相承的。他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是内容，是本质；“文”是形式，是明道的工具。把“道”比作金玉，把“文”比作金玉发出的光辉。欧阳修在领导诗文革新运动中，很注意培养人才，除了那些志同道合的文学家，如梅尧臣、尹师鲁、苏洵等团结在他周围之外，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古文大家都出于他的门下，这就形成了一支十分可观的队伍，阵容整齐宏大，这是取得诗文革新运动胜利的有力保证。

欧阳修不但领导了诗文革新运动，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靡侈丽的“西昆体”和险怪奇涩的“时文”，而

且在创作实践上，也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他的诗、词、赋写得都很好，尤其是他的散文，独具风格，自成一家。他的文章是宗法韩愈的，但比韩文明白流畅、平易朴实，能够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形成了一种自然清新、抒情委婉、说理透辟的独特风格，读之使人感到从容不迫，情趣横生，耳目为之一新，《醉翁亭记》是这种文风的代表作。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比喻是恰当的。

欧阳修的著作有《欧阳文忠公文集》一五三卷。另有《六一词》、《诗本义》、《六一诗话》。“诗话”为后代诗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开历代“诗话”之先河，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地位。在史学方面，他曾与宋祁合著《新唐书》，又单独编纂了一部“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的《新五代史》，都具有史学和文学价值。

(牛宝彤)

【秋 声 赋】

欧阳修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钋钋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淅淅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

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呼！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黧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本篇写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此时，欧阳修已五十三岁。虽已官居高位，但由于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加上“庆历新政”失败，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因此，欧阳修十分抑郁、苦闷。《秋声赋》恰恰是其苦闷心情的真实写照。文中悲秋的感情调、对人生的感叹，固然反映了封建文人消极的思想情绪，但是其艺术上的成就，却历来受到高度评价，为人传诵。其主要艺术特色有如下两方面：

一、以比兴起笔，托物寓情，创造出声情并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秋声赋》是一篇优美的赋体散文诗，它运用诗歌创作比兴的艺术手法，托物寓情，在对秋声绘声绘形的描写之中，融注于作者对人生的感叹。首先，作者写秋，却不直接写有形的秋景，而是以比兴起笔，先写无形的秋声。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用扣人心弦的笔调，于静穆的秋夜中，亮出一个令人“悚然”的秋之“声”，并

寻声而觅，连用三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把所闻之声比作“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的“波涛”、“骤至”的“风雨”和“赴敌疾走”的“人马之行声”。这一连串的比喻，烘托渲染出秋之到来的气势，将无形的秋声写得形色宛然，变态百出，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写秋不是“观”秋，而是“听”秋，充分调动读者视与听的通感作用，于秋的声响中去领略秋的意境、秋的韵味，可谓作者的神来之笔。

接着，作者从对秋声的虚写，转入实写。第二自然段，用赋体散文铺陈的艺术手法，写出秋之“色”、“容”、“气”与“意”，以此唤出秋之声。其中“惨淡”、“清明”、“栗冽”、“萧条”等词语的精心选用，着意描绘出秋的枯寂与萧瑟，与前文凄切的秋声，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作者独特的感受。在实写秋声之后，作者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秋的霜寒风凄的描绘上，而是用酣畅的笔墨，状物拟人，把秋比作“刑官”、“兵象”。“刑官”即司寇，掌握刑法；而从阴阳二气来说，“兵象”主持肃杀。无怪乎在其淫威之下，昔日“绿缛而争茂”的“丰草”，“拂之而色变”；“葱茏而可悦”的“佳木”，“遭之而叶脱”。秋之于人，本是无形的，然而在作者笔下，却变得有声有形，活灵活现，不仅听得见，看得着，而且还能感受到它生命的律动。巧妙的比兴、丰富的想象、纵横驰骋的思路，把读者引入一个个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使读者不仅看到秋之肃杀的缘由，而且进一步去领略“秋之为义”。

通过对秋声的“形容摹写”、“反复讽咏”，层层蓄势

之后，作者从第三自然段起，笔锋一转，从“物之秋”转而写“人之秋”，尽情抒发对秋的哀叹，对人生的感慨。“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阐发了写此赋的本意，并进而抒发了“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的慨叹。说明人之秋，朱颜变枯，黑发变白，正如丰草之变色，佳木之叶脱，是长年忧劳所至，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奈何以非金石之质”，去与草木争一日之荣呢？至此，作者悲秋之意，溢于言表，作者对人生的感伤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文章到此，本可驻笔。然而作者又巧妙地宕开一笔，掀起余波，写静夜之中唧唧的虫声。既与开头秋声入笔相照应，又如截奔马，将激越的感情加以收束，引向平缓。使感情的表达波澜起伏，余音袅袅，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作者借助于比兴的艺术手法，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将声与形、情与景融为和谐统一的整体，在诗情画意般的艺术境界中，使人获得高致的美感享受。

二、以散体为主，辅以骈偶，音调和谐，富有韵律之美。本文突破了六朝至唐代骈赋、律诗凝重板滞的格式，吸取了骈文的长处，全文以散体为主，间用骈偶，使句式整齐而富有变化。例如：“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四字一顿，句式整齐，音韵铿锵。又如“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黝然黑者为星星”等严格的对偶句与散句相交错，句式的长短相间，骈散错

落，加上用韵的变化，使文章抑扬顿挫，声调和谐，读来琅琅上口，充分显示出其内在的韵律之美，表现了欧阳修散文独特的语言艺术风格。

(王 蕴)

【述梦赋】

欧阳修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时节逝兮如波。昔共处兮堂上，忽独弃兮山阿。

呜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死不可复，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况欲施乎其他。愤既不得与声而俱发兮，独饮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断绝，泪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过，坐思兮不知处。可见惟梦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见兮，又若有而若无；乍若去而若来，忽若亲而若疏。杳兮倏兮，犹胜于不见兮，愿此梦之须臾。尺蠖怜予兮，为之不动，飞蝇闵予兮，为之无声；冀驻君兮可久，悦予梦之先惊。梦一断兮魂立断，空堂耿耿兮华灯。

世之言曰：死者渐也。今之来兮，是也非也？又曰：觉之所得之者为实，梦之所得者为

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较乎真妄。绿发兮思君而白，丰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愿日之疾兮，愿月之迟；夜长于昼兮，无有四时。虽音容之远矣，于恍惚以求之！

赋是文体的一种。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就是说，赋是由《诗经》、《楚辞》发展而来的。《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赋的主要特点是铺陈事物，这一特点贯穿了从汉到唐宋的整个赋史。从形式上看，赋与诗一样都是押韵的。一般说诗以四言为主，赋则字数不拘，但多数以四言六言为主。赋往往咏物说理，借景抒情，其性质介于诗与散文之间。赋的形式从汉代到唐宋有几次大的演变。汉代赋是古赋，又叫辞赋。一般篇幅较长，多采用问答体形式，韵文中夹杂散文。用词喜用僻字。六朝赋是俳赋，又叫骈赋。一般篇幅比较短小，除用韵与汉赋相同外，骈偶、用典是其显著特点。所谓骈赋，实际上是押韵的骈体文。六朝赋到后期有明显的诗歌化的趋势，多夹用五七言诗句，到唐宋更盛，可说是骈赋的变种。唐宋时期科举考试采用的一种试体赋叫律赋。律赋比骈赋更追求对仗工整，并注意平仄和谐。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对押韵有严格的限制，特别讲究程式，近乎一种文字游戏。受古文运动的影响，中唐以后古文家作的赋称为文赋。逐渐以散代骈，句式参差，押韵也不拘泥。在形式上不象汉赋那样一味重视铺排和藻饰，而是用散文笔法写赋，通篇贯穿散文

的气势，重视清新流畅。实际上文赋已十分接近散文了。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前赤壁赋》、欧阳修的《黄杨树子赋》、《秋声赋》及本文都反映出唐宋文赋的特点。

此赋为明道二年（1033）作。是岁正月，欧阳修因公赴开封，事后又往随州探望叔父欧言晔，于三月返回洛阳。此时夫人胥氏产后未逾一月而病逝。作者十分悲痛，作《述梦赋》及《绿竹堂独饮》诗抒发深切的悼念之情。《绿竹堂独饮》中“人生暂别客秦楚，尚欲泣泪相攀邀，况兹一诀乃永已，独使幽梦恨蓬蒿”之句，与本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一并阅读。此赋以梦为文眼，借梦寄托对亡妻的眷念，感情真挚深厚，凄切感人。

梦是作者情之所寄，意之所泄，然而作者的笔触却不拘于梦境本身，而是充分发挥赋铺陈之所长，用婉曲的笔法，极尽烘托渲染之能事，缘情布境，创造出一种魂系梦绕的气氛。此为本文艺术特色之一。文章一开篇，作者就以“夫君去我何之兮”，尽情渲泄其失去爱妻的悲痛之情。随即用“昔共处兮堂上，忽独弃山阿，”的对偶句，以“共处”和“独弃”的鲜明对比，烘托出作者的孤寂与悲凉。第二自然段梦境是描写的中心，但作者仍不直接写梦，而是用逐步推进的方法，着力铺陈渲染其心情的悲痛。人“生不可久”，“死不可复”，“唯可以哭”。但又欲哭而无声：“病予喉使不得哭”，只有“饮恨而悲歌”。却又“歌不成兮断绝，泪疾下兮滂沱”，以至“行求兮不可过，坐思兮不知处”，写得如泣如诉，将作者涕泣不禁、悲痛欲绝，行坐都无从寻觅，感情无所寄托的情状，描绘

得细腻而真切。通过侧笔描写，层层蓄势，表明“惟梦”才能解忧，梦境是作者感情的唯一寄托。足见其思念之切，感情之深。

梦是本文着力描绘的内容，作者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浓墨重彩，把梦境描绘得扑朔迷离，并尽情抒发对梦境的追求，富有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此为本文特色之二。作者描绘梦境主要运用了如下表现方法：

一是运用排比句，连用六个“若”字，极写梦之迷离恍惚。“或十寐而一见兮，又若有而若无；乍若去而若来，忽若亲而若疏”。“有”“无”、“去”“来”、“亲”“疏”，一一相对，把梦时隐时现的幻觉，作者欲求之而不得的心情表达得维妙维肖。

二是用一系列表示时间的词汇，写梦境的短暂和难以捉摸。“乍”、“忽”、“杳兮倏兮”、“须臾”，极言梦之稍纵即逝，这就更令人心驰神往。尽管梦境是如此短促朦胧，但“犹胜于不见”，作者愿在这“须臾”的梦境中得到片刻慰藉，足见其对亡妻眷恋之深。

三是用拟人和夸张的笔法缘情布景，借景抒情。“尺蠖怜予兮为之不动，飞蝇闵予兮为之无声”，“尺蠖”、“飞蝇”竟然也被作者的深情所感染，怜闵作者的思忆，而停止活动，于无声中令作者尽情享受与亡妻相见的愉悦。“情以景传”，“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作者赋昆虫以生命，明写其与人相通的灵性，实则字字言情。

四是直抒胸臆，画龙点睛。作者心驰神往，将全部感情寄托于梦中与亡妻相见，以至于“梦一断兮魂立断”，不惜身心憔悴，“绿发兮思君而白，丰肌兮以君而瘠”，

甚至愿天无四时之分，日疾而月迟，夜长而昼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在夜梦中与亡妻相见。最后一段以绝妙的联想，激越的情感，将全文推向高潮，成为全文的画龙点睛之笔，亦为惊人之笔。

无论是侧面烘托还是直接抒怀，作者始终围绕一个“梦”字作文章，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而这感人之情又通过骈散相间、参差错落而富有韵味的外在形式，表达得淋漓尽致。

（王 蕴）

【杂说三首】（选二）

欧阳修

夏六月，暑雨既止，欧阳子坐于树间，仰视天与月星行度，见星有殒者。夜既久，露下，闻草间蚯蚓之声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动乎其中，作《杂说》。

—

蚓食土而饮泉，其为生也，简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鸣，若号若呼，若啸若歌，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鸣其乐邪？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将自喜其声而鸣其类邪？岂其时至气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

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于是乎有感。

二

星殒于地，腥矿顽丑，化为恶石。其昭然在上而万物仰之者，精气之聚尔；及其毙也，瓦砾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蝼蚁之食尔。其贵于万物者，亦精气也。其精气不夺于物，则蕴尔为思虑，发而为事业，著而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气随其毙而灭也。可不贵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弃之。而惑者曰：足乎利欲所以厚我身。吾于是乎有感。

欧阳修青少年时期，偶然中获《韩愈文集》。遂补缀而读，视为珍宝。并由此深受韩愈文章和思想的影响。本篇即受韩愈《杂说》的启发而作。但就其内容和风格而言，决非简单的模仿。韩愈《杂说四首》，是富于现实性和哲理性的作品；而欧阳修的三首《杂说》，着重抒发作者的人生感受与理想追求，表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杂说”略同于后世的“杂感”，近乎现在的杂文小品。一般为托物感怀之作。

宋初期，沿袭晚唐五代浮靡侈丽的文风，“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的骈体文统治文坛。作者对此深恶痛绝，发动古文运动，终于结束了骈体文独霸文坛的局面。《杂说》之一就是借对蚯蚓的描写，托物抒感，抨击